



北京师范大学
110周年校庆系列丛书④



逸事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纪实

刘川生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
110周年校庆系列丛书④

逸事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纪实



刘川生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逸事: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纪实 / 刘川生主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12-3131-4

I. ①逸…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556 号

逸事: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纪实

作 者: 刘川生 主编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祝 菲

责任校对: 贾文梅

封面设计: 曾秀芳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6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3131-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主 编 刘川生

副 主 编 王炳林

编辑委员会 方增泉 褚素丽 徐艳华 李美仙

郑 伟 周雪梅 祁雪晶 林香顺

前 言

巍巍师大，学府英名，栉风沐雨，气象峥嵘。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为表达对学校的诚挚祝福和殷殷深情，学校面向广大师生和校友征集文章，以记录师大生活点滴、感人故事、师生深情、同窗之谊。通过对征集文章的评选，我们选取部分优秀文章，并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选出部分精品文章，集结成册，汇编成《逸事》。

因篇幅及资料所限，书中仅汇集了七十余篇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学校承载的教育兴邦的神圣使命，反映了学校在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映了我校师生高风亮节、无私奉献、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书中还记述了师生的情趣爱好和多彩的校园生活。通过这些故事，以期激扬风气，光大传统，鼓励广大师生和校友继承和发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

目 录

Contents

我与北师大	张岱年 / 1
纪念陈垣校长	启 功 / 3
素心灿若炬	郭志刚 / 10
他像一朵带刺的月季花	杨 逵 / 13
别忘了诗人黄药眠	王 珂 / 15
做人和做学问	郭预衡 / 17
散文型哲学家	周桂钊 / 22
顾恋寂寞修己志 道德文章彰其诚	彭 勇 / 25
协助启功先生整理“三书”随感	赵仁珪 / 31
缘结于学报 凝情于题词	
——回忆与启功先生的情缘	潘国琪 / 34
记启功先生鲜为人知的几件小事	郭玉秀 / 38
大师的影子	
——我记忆中的北师大启功先生	刘向荣 / 40
钟敬文教授的“认真”	童庆炳 / 47
难忘恩师	王风雨 / 50
我的导师孙儒泳院士	刘定震 / 52
怀念钟敬文先生对我的教育	董晓萍 / 54
难忘的雪夜归途	
——记郑敏先生	张 冰 / 57
真情是本色 教学乃快乐	于翠玲 / 60
鲁迅在师大的最后一次讲演	乐 文 啸 鸣 / 63

陆宗达教授的美食趣味	周维强 / 66
“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师大	蓝 玫 / 69
北京师范大学党组织的创建及早期活动	麻星甫 / 72
我校对国语运动的贡献	王晓明 / 75
不该遗忘的师大乡村教育	王淑芳 / 78
浦氏三姐妹	
——浦洁修 浦熙修 浦安修的人生追求	箫 茗 / 81
校园戏剧与北国剧社	黄会林 邵 武 / 86
我记忆中的老师们	史锡尧 / 91
我的大学老师	何乃英 / 96
记忆中的老师们	罗卫东 / 103
怀念“老一百”	钱志亮 / 112
苏珊教授讲学记	甄 巍 / 114
忆陈垣老校长的教诲	王宗荣 / 116
先父丁开嶂——一位被遗忘的北方革命者	丁迈鸿 / 119
北京师范大学早期校友柯璜	赵擎寰 / 121
我在大学期间的故事	李仲来 / 124
难忘岁月	
——十三陵水库工地情结	陈焕祥 / 132
回忆在秦岭实习的日子	张智平 / 135
46 年师大情	孙继国 / 143
对母校最真诚的报答	苏 童 / 152
我为导师写书名	姬学友 / 154
我与北师大——想当年那段情由	幸霓峰 / 158
谱写无悔的师大人生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 77 级毕业 30 周年同学聚会	
侧记	闫艳春 林奇青 / 162
感谢师大	黄国凡 / 166
师大杂忆拾零	石 坚 / 169
东操场二三事	钱 玮 / 171
忆北师大求学点滴	蒲鸿志 / 173
师大圆我学习之梦	唐守正 / 176

百年华诞散记——相聚如归	廖振源 / 179
我自豪 我是师大人	卢绪文 / 182
回忆在北师	邱立涓 / 184
楼堂馆所里的师大	石洪萍 / 187
栀子花又开	刘 艳 / 191
学习和传承人文精神	焦梦舟 / 194
七年之 Yang	张卓栋 / 197
久违的惊喜	雨 晨 / 200
校园爱情:真与幻间的美丽和沉重	王斯敏 / 203
菁菁校园过去式	张 雨 / 206
中文系女生	夏建平 / 208
奋斗在大山深处	王 君 / 211
秦永龙谈传统书法	杨卫磊 / 214
考试周的故事	张 敏 / 217
新一杂记	何 莹 / 219
大学七章	王林晚 林 玮 / 222
师大情思	傅 翀 / 234
难忘九月八日	蔡晓芳 / 237
琉璃色剪影中的师大	郁静娴 / 239
梦想·我·车协	谷 丰 / 242
我的志愿日记	王 莉 / 245
师大那些事	刘 杰 / 248
时移情难断 身动心长留	王凌沛 / 251
记北师大图书馆	范祺博 / 254
依旧是那古朴而清新的校园	张 蔚 / 256

我与北师大

张岱年

我于1928年9月考入北师大教育系。当时北师大的学风受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学风的影响，也推崇思想自由，实行兼容并包。延聘教师以学术成就为主，不论政治观点。

北师大采取学分制，学分够了即可毕业；学分不够，则须补修学分，然后才能毕业。学生自己选课，不须系主任批准。北师大的特点是比较宽松，既不设大一国文，也不设大一英语。我在听教育系课程之外也听国文系课程。当时最感兴趣的是邱椿先生讲的教育心理学与钱玄同先生讲的经学史。邱先生综述杜威的学说，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引起学生的兴趣。钱玄同先生讲课时边走边讲，自由发挥，可惜他讲的具体内容现在都忘记了。

当时师大同学往往设立小规模学会。同学阮庆荪、陈伯欧、陶雄、谷万川等设立了一个小学会，名为“人间社”，常请校外专家来校讲演。1932年，鲁迅先生到北平，谷万川等邀请鲁迅来讲演一次。又曾请张申府来讲，讲的题目是“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内容丰富，颇受欢迎。当时几位年长于我的同学王重民、孙楷第、刘汝霖等也成立了一个学会，名为“努力学社”，开过几次会，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努力学报》，只出了一期，以后无力再出了。后来，王重民、孙楷第、刘汝霖等都学有成就。王重民毕业后，这个学会也就停止活动了。

我于听课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读书。我阅读了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同时阅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怀特海等的英文原著。当时阅读英文哲学原著，不但增加了一些哲学知识，而且也受到一定的思想训练。罗素的著作，运用逻辑分析，论证严密，层层剖析，一丝不苟，读之受到一种思想的锻炼。

在师大读书时，我于读书之外，写了一些文章。在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我对于老子年代问题很感兴趣，1931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问题的

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当时同学庄镇基曾向教师罗根泽先生询问说：这是一个同学写的，价值如何？罗根泽先生颇为首肯，后来将此文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吾兄申府在天津《大公报》编《世界思潮》副刊，使我有机会发表了一些哲学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入《张岱年文集》第一卷与《张岱年全集》第一卷中。

我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写作，因而学分不够，又补了一年学分，到1931年毕业。毕业后，因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怀惕黑的教育哲学》，指导教师是邱椿先生。邱先生对我很客气，肯定了论文的价值。

我在师大学习时，当时师大在厂甸，现在我回想当年在师大的情况，所想的还是厂甸师大校舍的情况。近年师大迁入新校舍了，但我认为旧校舍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希望三十年代的北师大旧校舍作为历史遗迹还应保存下来。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1年9月14日第4版）

纪念陈垣校长

启功

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校内教师 90 岁的人，只有三位，互相回忆自己曾经承教的先师，几乎俱已仙去，即数起同辈的朋友，亦已寥若晨星。现在先就不可磨灭的印象中不可磨灭的先师说起。

北师大百年纪念是从何年算起？这就要追溯到清末“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始。启功生于 1912 年夏末。上距京师大学堂建立大约将近 10 年，当然无从知道。20 岁以后，初到辅仁教书至今将近 70 年，这段时间许多位名宿急遽凋零，现在姑且就我个人记忆谈起。

陈垣校长与英华先生

陈垣先生是我的世交长辈，由我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介绍见到陈先生。先生当面教导我如何教学生，说“言教不如身教”，语重心长，使我平生难忘，改我文稿，教导我的思想，怎样除旧布新。这样直到 1971 年陈师逝世。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的表率。我是从辅仁大学长起来的，解放后辅大与师大调整为新师大，在启功从个人记忆中追述，就不能不从辅大谈起。

有一位我们满洲同民族的老前辈英华先生，满姓赫舍里氏，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学识渊博，曾主办《大公报》，又办“温泉中学”。西方学者利马窦在明代来中国，汤若望在明末清初来中国，清康熙时，南怀仁又帮助康熙学外语和西方文化知识，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始终没有广泛的影响。英老先生因此具书给罗马教宗，请求派专门人才来中国创办学校。最初由英老先生集合同仁办了一个学术团体叫“辅仁社”，后来罗马派来一个天主教的分会办起辅仁大学。陈垣先生家世是基督教信徒（路德派），陈先生又好钻研历史文化，又好探讨各宗教的传承历史。他在做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时，即以自己搜罗的元代“也里可温”（天主教）的历史记载向英老先生求教，英老先生

即高兴地把自己研讨的材料补充给陈先生。于是这两位学者就结成师友关系。及辅仁大学建校时，英老先生即延请陈垣先生任校长。当时天主教同道曾不赞成延请教派不同的人任校长，英老先生深信陈垣先生的人品学问，不是拘泥教派成见的人，力排众议，即请陈先生任校长。从此辅大即成了学术的大学。并不仅是教派的大学。英华老先生字敏之，号“万松野人”，平生未入仕途，有著述数种，善书法，今西山温泉中学旧址门外南面山上刻有“水流云在”四个大字，即是英老先生所书的。

陈校长为教育事业的学术研究

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以来，曾延请多位学者在辅大任教，使得后起的辅大顿时与避寇云南的西南联大南北齐名，日寇投降后又与北京复校的燕京大学并驾齐驱。直到解放后，院系调整，辅大与师大合并，又成国立的新师大，中间经过沦陷时期，日寇从辅大校中捉去已知的抗日的人士外，竟未敢干涉校政。其中艰苦，可以不言而喻了。陈垣校长的蝉联伟绩，是今天应该首先大书特书的。

陈垣校长生于广东新会的书香门第，在封建的科举时代，当然以应举为正途。先生的读书方法是相当别致的。他少年时在读了基本古经书、《孝经》、《论语》等必读的古籍之外，自然以八股文为必读的。陈先生说，曾把当时流行的种种墨卷拿来阅读，见哪篇有所会心，用圈点标出，放在一边，再取一篇去读，如此积累，把装订拆开，再把选出的合订熟读，然后拟作。经过县试、府试，以至学政的院试，获得廉、膳的资格，听说曾入京应考，可能曾获得拔贡资格才能入京朝考。可惜我当时年幼，不懂得科举详情，今天已无从请益了。陈先生又发现清朝谕旨中有许多前后矛盾，就通读《批谕旨》和《上谕内阁》，摘其矛盾记成《柱下备忘录》，一部分刊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刊物，后来即用此法通读《廿四史》，记其种种编辑经过和存在的问题，写出提纲，为学生讲授，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学生即在若干年后再加发挥，便成了学生自己的著作。又把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曄的《后汉书》比较阅读，教师大的学生作《陈范异同》（用《班马异同》的前例），这位学生写成论文，还刊成专册。陈先生又曾在燕京大学研究所中教学生如何编辑古书的索引，自己领着学生去查、去编。当时还没有这类工具书，这比后来出版的《丛书子目索引》三厚册简略些，但先生这部与学生合编的未刊索引，一直在身边架上备用。为查历史的年月，得知日本御府图书寮编了一种《三正综

览》，曾用二百银元托友人在日本抄出副本，自己又逐月逐年编排演算，这种核算的稿子即成了《中西回史日历》。编到了清朝的历史期闰，先生就到故宫文献馆中保存的清朝每年的“皇历”（乾隆以来改题为“时宪书”，以避乾隆的讳字）。再后日本印出《三正综览汇》，我买到一本，发现不但编排远远不及陈先生所编的醒目，又见清朝每月的大小尽和多处有所不同，就拿去请教。先生说：“清朝的部分是我在文献馆中校对了清朝的每年的‘皇历’，自以我的为确。”文人们常说：“某人博览群书”，说明这位学者读书的广度，却忘了仅有广度，若无细度、深度，那就是一维的读法，却还缺了二维的。

陈先生研究古代宗教，最先出版的，也是最先着手研究的。后来又接着考证了“开封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摩尼教”、“火教”，先曾拟合编为“古教四考”，后觉文章撰写的时间不同，文章风格也就有异，便搁置起来。先生又曾对基督教的《圣经》作过译本的考证（原稿未曾发表）。又搜集道家的碑刻成为《道家金石志》（是先生次孙智超同志经手出版的）。有读者曾提出“道家”应称“道教”，其实这个问题先生早已考虑过，以为汉末“五斗米道”增益了“五千言”的哲理，北魏寇谦之创立的像设、仪轨全袭佛教，又与“五千言”的哲理不同，与后世道士度亡所诵的“皇经”相距更远。所以宁称“道家”不称“道教”。在古宗教中，以佛教创始最古，静修的哲理最深，经、律、论三藏的典籍最繁，历代名僧又多通儒学，文笔宏通，阐述宗风之余还多兼通“外典”，所以研究佛家著述，可以兼获许多资料，先生家佛藏有四部之多，先生曾戏言：“玄奘被称为三藏，我今已有四藏了。”先生著有《佛教史籍概论》，薄薄一册，却来源于四大藏经。我的一位好友王靖宪同志，读了《佛教史籍概论》，后见我们一位同门所著史籍论著，对我说：“那位论著的作者文章和考证的方法怎那么像《佛教史籍概论》呀？”我说：“那位作者正是陈老师的高足啊！”陈先生研究《元史》，写了《元西域人华化考》。解放后，先生的著作多已重版，只有这一部书久被迟疑搁置，由于怕有“大汉族主义”的论点。我们又重新细读，不但毫无所疑之点，却有“民族融合”的许多证据，把意见反映上去，才见重版出书。先生又因只见沈家本的寄刻本《元典章》，后得知故宫藏有元代所刻的古本，即带了许多位学生天天到故宫去校对，成了《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这不但使读者彻底了解了《元典章》一书，先生在书后还总结出“校勘四例”，综合清代学者关于校勘的论点，还结合实际校勘工作的范例，最为有益于后学。后来台北影印出原刻《元典章》全书，有人即说“陈先生的校勘并非独得之秘”，这正如看见电脑后，即说驿

站跑马、电报传信是极端落后，不知是耻笑前贤，还是耻笑自己！陈先生研究《旧五代史》，但《旧五代史》早已佚失，《册府元龟》又不专是五代的事迹资料，要用《册府元龟》中的材料，就必须理出它每条的内容都是讲的什么。先生认为至少要①按其年代、②人名、③事迹，各分一类，列为索引。然后按五代的历史中这三项内容加以排列，虽然未必全是《旧五代史》的原文，至少也是五个朝代的有关资料。

先生还因避讳皇帝的名字和避讳父母的名字（家讳）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不论是手写的文字、刊刻的金石和书籍的版本，都可因避讳字的代替字、缺笔字而知其写、刻的时代。这也是读书人，尤其读史书的人必须知道的一项常识，所以作了这部《史讳举例》。

还有许多零碎的问题，写成单篇的论文，现已不能一一罗列。总之，陈老师平生读书、工作，无一不是为了教育，为研究一个问题读书万卷，所得的结论，往往只是一两卷的篇幅。为研究《元朝秘史》和校勘《元典章》，自己向专家去学蒙文、蒙语从来没为某件无关大体的问题去废笔墨。陈先生为学生写好文章、教好书，自己每年教一班大学一年的普通国文课，认为不管研究什么，最后都要用文章表达，一句能说的就不要多句去说。讲课要语言清楚，板书要字迹清楚，古籍中的常识要知道，世俗中的常识也要知道。一篇文章如同一锅糖水，必须熬成结晶，才既可食用，也可收存。听了这番话，才能知道研究多卷古书，写出一卷结论文章的道理。

陈校长与辅仁大学

英华老先生甘冒天主教同道的反对，而请“新教派”的陈垣先生来任辅仁大学的校长，很清楚，他是想把新成立的大学办成一个有学术新风的大学，而不是要办成一个仅是传教的大学。这是他在“辅仁社”学会性质的团体时，对社会中学者都有所考查。陈先生接任校长以来，聘请的教师首先没有哪个党派、哪个大学出身、哪个宗教信仰的区别。物理、化学多请西方专家之外，生物学仍请中国专家为主任教授。所请的文学院院长是沈兼士先生，国文系主任是尹石公先生，教授有刘复先生等，都是著名的学者。后来尹石公先生回南方去，由杨树达先生介绍余嘉锡先生来继任。历史系请张星烺先生为主任。陈校长自己也讲些专门问题的课程，是包括文史两系的学生都可听讲的。有比较特别的一门课，即一年级的国文，又称“普通国文”、“大一国文”，今称“写作实习”。陈校长自己教史学系一班，当然班次太少，就招了一些年青的力量。

表面看似是校长自己减些负担，实际上是自己招了许多新学生，随时加以辅导，怎么备课，怎么讲授，怎样为人，以至怎么写黑板。更有一项重要的教导，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实在是陈校长又招了一“班”青年，我（启功）即在这一班中。这一“班”的情况，下文再行详述。这里先从校长聘请的老辈学者说起：沈兼士先生是章炳麟（太炎）先生的弟子，精通文字声韵之学，宋代人提出了“右文说”，沈先生更加发挥，在为蔡元培先生祝寿的《论文集》中第一篇登载着这篇著作，名声极大，又讲“声训”，是一门语言学中的新见解。虽然清代学者王念孙诸家也曾重视声与义的重要关系，但还有未全透彻处。沈先生这一理论，可以成为世界语言学中占一席的中国著作。又有专文《梯杀祭古语同源考》，证“梯”是古代大祭之名，又是宰杀牛羊等牲畜为祭品的祭礼。其实古代历史已被儒家学说层层掩饰，使得后人如在雾中行走一般。近些年殷墟发现杀人祭祀的坑，古书中是丝毫未见记载的。又如古书说易牙烹其子以饗齐桓公，被管仲批评，说他：“其子尚不能爱，何能爱君”，把他当作个别事件来看。其实近年考古在出土的鼎中竟有小儿的尸骨。考古工作者都被告诫，不宜宣布，怕被敌人说中国古代即缺乏“人道”。可惜沈先生在世时，没见到这些发掘，更多地充实那篇论文。沈先生还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初期意符字的形态及性质》。古代造字有“六书”之说，《说文解字》叙中列了六项，《周礼》中也列了次序稍异的六项，却都没有提到“意符”，这又是语言文字学中的一项发明，也是一项在训诂学中的发现。这些重要论文，也是重要发明，觉得章太炎先生《文始》等还不免有些受到旧方法局限处。沈先生还有一项较大的科研工程，是《广韵声系》，由沈先生带着几位学生研究编排，后来抗日战争起来，先生离开北京，即由门生葛信益按原来规定的原则继续编排，日寇投降之后，才得出版，可惜先生已去世，不及亲见了。

余嘉锡先生字季豫，是一位博览群书、扎扎实实的学者，清末做过七品小京官。辛亥后，在赵尔巽家教书，也在北京大学兼课。由杨树达先生介绍给陈垣校长，被请到辅仁大学接尹石公先生的主任职务。余先生的先人即是一位老学者，教先生读《四书》、《五经》等“必读”诸书外，要细阅《四库全书总目》，读其“提要”，可以知道学术的古今流别。余先生在熟读目录之学后，有两方面的巨大收获：一是了解了自汉代刘向、刘歆以下各代目录的编订优缺点，古书的存佚情况，后来著为《目录学发微》，近代研究目录之学的人没有不参考这部著作的，引用多了，未免即有抄录之嫌。余老先生未免感慨，说这部书被一些读者“屡抄不一抄”，也足见其影响之大。

二是发现《四库提要》中的错误，随阅读，随批注，后来合成《四库提要辨证》，这仅辨证了《提要》中的一部分。老先生临终前，我到北京大学去探视，先生还从抽屉内取出续作的《辨证》底稿，字迹虽然不太端严了，但依然甚少涂改，行款甚直，不久就得见讣告了。先生在辅大讲课有一册讲义《古籍校读法》，细致地、有证据地提出古书中为什么记有古书作者身后的事。清代学者常常因此遂判断那是一部“伪书”，后学因之就不敢引据。但这《校读法》是没写完的一部讲稿，老先生后来也无暇续作整理补充。先生身后由他的女婿标点，改题《古书释例》，又把《提要辨证》中的段落附加于其中，可谓大体不失就是了。余先生身后未完之稿还有两种，一是《世说新语》的注，一是《汉书艺文志理董》。《世说新语笺疏》已由先生的亲戚晚辈标点出版了，标点者曾经告诫中华书局不要先出版别人研究《世说》的稿子，后来有人见到《笺疏》，有文章恳切地批评，还未见标点者有什么反驳。《汉书艺文志理董》一稿至今未见出版，其稿存佚不详。还有《余嘉锡学术论文集》两册，都是单篇的论文，都是引证的坚实，论断的确凿，都是后学有益的楷模，这里不能详细举例了。

前边说到陈校长自己教一班大一国文课，还用许多青年的后辈，我们回忆才理解校长并非为自己减少些力量，而是为培养一班青年人随时随地加以教导，我自己就听过陈老师割切地多次教导，写过一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纪念文中，也曾多次听朋友转述先师的遗训，这里无法多述了。此时同到辅大的年青教师中，计有余逊、柴德赓、牟润孙、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启功、周祖谟。后来抗战起来，中间许多位分散了，只剩下余、柴、启、周四人，有人谐称校长身边有“四翰林”，即指这四人。如今只剩下启功一人“马齿加长”了。

陈老师在讲“史源学实习”时，把《日知录》和《廿二史札记》令学生逐条与书种所引古书校对，得知所引的有无差误。或者遇到什么问题。作者论断的是非，都由学生自写一篇“习作”。老师也写出一篇“程文”，然后把师生所写的习作都装在墙上所挂的玻璃框中，以供全校师生阅读。同时也令大一国文班的教师选出学生的优秀篇章，连同这班教师的评语一齐展出，这是一种“大检阅”，我们都战战兢兢地注意批改。

这时文史两系似不太分家，请的专任和兼任的学者，计有郭家声（在我对这些先生都应提出尊称，但限于篇幅，暂时从略）、朱师辙、于省吾、唐兰诸位先生。但这时已近抗战，诸位先生在校时间也长短不同，所教学科也不

同，列出大名，只是表示当时学术风气广博，没有什么派别。诸位老辈的身世、经历后学也不尽详。

（摘自2002年启功《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